

日军侵占嘉兴城情况述略

嘉 文

抗战八年中，嘉兴被日军侵占，城市遭受破坏，人民饱经蹂躏。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古城陷为人间鬼域。今略作回顾，凡我嘉兴同胞，当永志惨痛不忘。

嘉兴为浙北历史名城和军事要冲，是沪杭之咽喉，上海的屏障。政府和军事当局对嘉兴的地位非常重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三年，先后修筑了苏嘉铁路、国界桥飞机场，开通了嘉兴至乍浦的公路。抗战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嘉兴设置了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以张发奎为主任，总部驻城内高家洋房(即今军人招待所)，负责兴修自江苏常熟福山至平湖乍浦的防御工事，当时号称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战争发生后竟未能使用。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嘉兴进入战时状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到嘉兴视察部署。上海党组织通过郭沫若同志与淞沪战场南线指挥官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联系，组成了以进步人士为主体的战地服务队，由文化界著名人士钱亦石、杜国庠带领，驻嘉兴洋关(今航运公司一带)开展救亡活动。林默涵等同志也都参加。嘉兴充满了前线气氛。不久张发奎指挥部移驻浦东南桥，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部进驻嘉兴。传说当时我国飞机曾从国界桥机场起飞，轰炸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日海军

主力舰，敌舰受重创。时嘉兴已开始防空，防空监视哨设在南偃毗庵佛殿上，高射炮连驻于瓶山。8月16日上午八时许，城内响起警报，日机首次来炸嘉兴，直袭我国界桥飞机场，我机迎战，被击落一架。17日上午八时敌机六架续炸嘉兴，在车站附近投下四颗炸弹，两颗烧夷弹。我同胞被炸死炸伤各一人。死者血肉横飞，肢体分离，其上肢粘在电杆木上，手指还蠕动不已。从此，嘉兴城内每天有敌机警报，敌机除滥炸城市平民外，还特别注意袭击沪杭、苏嘉两铁路线上的车辆。最惨的是9月8日上海至杭州运难民的火车被炸，难民死三百多人，伤五百多人，惨状不堪目睹。9月18日敌机一架被我架于城内瓶山上的高射炮击中，堕于桐乡屠甸与嘉兴交界处的喜宁桥，敌驾驶员当场毙命。敌机为搭救飞行员，整日在嘉兴、桐乡一带盘旋侦察。11月5日敌军从杭州湾全公亭、金山卫一线登陆得逞。敌舰为掩护敌军，连续发重炮轰击我方，嘉兴城内可闻隆隆炮声。日空军的螺旋桨式飞机更换为双引擎轰炸机，自11月8日起对嘉兴狂轰滥炸，全城房舍至少被毁十分之四。多少故家大宅、繁荣市街、名刹胜迹都成焦土，经济、文化损失难以估计。如南门陶家先世曾任两广总督，住宅占地整十亩，被全部炸平。其亲戚许寿裳系鲁迅好友，鲁迅与许氏多年的通信存于其家，至此付之一炬。最惨的是11月8日，敌机不顾国际公法，惨无人道地狂炸天主教办的仁爱堂育婴所，钢筋水泥楼房被炸毁，室内婴儿压于其下，或死或伤，从断垣破室中犹传出婴儿啼声。当夜月色凄清，目睹耳闻者皆悲痛难禁。

11月5日敌金山卫登陆成功后，淞沪战局变色。6日敌陷淞江，我军在嘉善一带进行惨烈阻击，到15日以后，敌军

才逼近嘉兴。15日国民党一区专员杜伟，县长翁桧率党政机关离开嘉兴。17日日军部队进抵嘉兴城郊。据日方记载，进占嘉兴的部队有折、片冈、滕山、矢崎、山本、山田等番号，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是南京大屠杀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部下，凶残异常。日方记载：折等部队17日包围城西、城北，18日占据县城一角，矢崎等部自东面进攻，19日午前始攻占全城。群众还记得：中国部队一个连曾死守城东北部的秋泾桥。至今秋泾桥上仍可见弹痕斑斑。菱塘桥畔曾有侵略军原田部队为侵占嘉兴阵亡日军立的纪念碑。

据我方正式战报：敌军于20日分别由平嘉公路、杭善公路、苏嘉公路进入嘉兴城，一路烧杀掳掠，在新丰残杀无辜镇民数十人，在新塍残杀我方军政人员柏拔山等七人。从此，敌人在嘉兴开始了八年的法西斯统治。

日军进入嘉兴时，执行罪恶的“三光”政策，他们举起罪恶的硫磺枪弹，向周围的房屋、店铺射击。弹到之处，火光四起，房塌屋毁，致使从北丽桥到建国路之乐园馆（今五芳斋南端碗店），长五百米、宽一百米左右的嘉兴最繁华之处，尽成断墙残壁，一片焦土。嘉兴有名的四大绸布店：永瑞、兴纶华、正春和、义昌福都在火海中付之一炬。中基路、北京路三分之二的店铺、民宅成了废墟。南门丝行街也仅存下两间楼房，其余则均被大火烧光。杨柳湾金明寺一带，原来多为富家大宅，丰子恺曾住过，住户数百家，焚毁殆尽，只余两户人家。南湖烟雨楼内古迹——大士阁亦为敌人重炮所毁。漫长的七天七夜中，嘉兴上空，黑烟滚滚。无人敢出去救火，也无人敢大声哭泣。孩儿桥一老翁探头一望，立遭日兵击毙。

在太阳旗飘扬下，沦陷后的嘉兴成为人间地狱，城内外居民陷于被蹂躏、被奴役的境地。日本军部、宪兵队和宣抚班主宰一切，凶恶狰狞。宪兵队设于芝桥街（现在的邮电局对门），每天捕捉爱国志士和无辜的中国人，毒刑拷打，上老虎凳，灌凉水，放狼狗噬咬，被残杀的我国同胞不计其数。宪兵队和汉奸特务随时会闯入人家，抄家捉人，到处充满恐怖气氛。日寇为镇压抗日活动，经常戒严，大搜捕，断绝交通。有一次环城路东南方一个日本军官被杀，敌军即实行全城封锁，过了一个星期才准通行。又一次乡下游击队潜入城内炸宪兵队，墙垣被炸毁一角。日寇全城戒严，到处捉人，甚为恐怖，一个星期后才恢复城内交通。日寇外出扫荡或调防，到处拉伕封船，全城骚动，被拉去的人因不卖力或做不动被杀的不知多少。日寇初入城时，居民须有宣抚班开的通行证才能通行，后来稍放宽，也须持有良民证才能外出。日寇和伪军警宪特到处设置岗哨，检查行人，送礼送钱，才能通过，稍有不合，轻则挨打，重则被扣，甚至伤命。地方知名画家郁文哉因不服日军检查即被杀死。日军岗哨处，行人经过，必须向其脱帽深度鞠躬。十三级的古塔真如塔上，日军也设岗瞭望，防范中国人的反抗活动。日寇在光天化日下闯入居民家抢掠财物，侮辱妇女，在郊区更是肆无忌惮。城中日寇每天三五成群到近郊捉鸡、找“花姑娘”，家家自危，叹息亡国之人不如犬！张家弄西（今勤俭路上）有一口大的公井，井水也被日寇霸占，不准中国人汲取。日寇统治的重要方法就是搜罗汉奸，扶植民族败类，成立维持会、伪政府和伪军，为虎作伥，残害同胞。在嘉兴首先为日寇效命的是大汉奸郭剑石的维持会。郭剑石是新塍人，抗战前是一恶

讼师，嗜鸦片，作恶多端。日寇进攻嘉兴时，他认贼作父，在苏嘉公路上迎接敌人，组织维持会。他公然张贴布告，自称：“大日本帝国苏嘉湖维持总会长兼嘉兴维持会长”。先设会址于新塍镇屠荣襄家，后进城办公。他还一手操纵组织嘉属各县维持会，为敌卖命。郭逆野心极大，企图组织全省性的伪组织，自任伪浙江省长，谋设伪省府于嘉兴天主堂，为此曾到德清纠集湖嘉各地汉奸头子集议，未成。徐朴诚，震泽人，流氓。以镇压“天下第一军”起家。抗战前任太湖水井区长。郭剑石把徐引见给日寇，由徐组织伪军，任伪军师长，成为浙北伪军主力。其后郭剑石与徐朴诚争权夺利，于1939年4月为徐所杀；一说因见忌于日寇，被日寇押至上海处死，可谓咎由自取。徐朴诚后来升至伪中将军长，移驻杭州。抗战初期局面混乱时，民族败类蠢蠢欲动。失意军阀、战前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凤岐，长兴人，也曾来嘉兴活动，谋组织伪省府，后在沪被人刺死。伪嘉兴维持会，在日寇占领初期，由日军宣抚班控制，帮助日军搜刮钱财粮食、设岗放哨、盘查行人、诱惑逃难居民回城，还摊派伏役，日夜为日寇防护铁路，镇压抗日活动，干了大量坏事。南京汉奸维新政府开场后，嘉兴也于1938年4月29日组织伪县署，张熙民任傀儡县知事。日本人美龙岛任顾问，掌握一切大权。伪县署设在集街原民报社隔壁（现中山路工人文化宫附近）。当年9月，由伪建设科长沈瀚卿继任伪县长，39年8月被爱国志士刺杀于西埏桥堍。汪伪政府成立后，伪嘉兴县长有金建宏、邵正华等，伪县府设于宏文馆（今机关幼儿园），仍由日本顾问操纵一切，伪官吏不过是工具而已。驻嘉兴伪军先有徐朴诚部（番号一方面军第一师），后有伪军

十三师等部，配合日寇充当鹰犬。日寇直接掌握的伪特务组织，先有罪大恶极的朱瑛(年仅二十余岁)为团长的地方服务团，设于梧桐街二十五号。城内四个门设有分组，欺压人民。后来朱瑛被日驻军部队长菊池捆绑游街，可谓是鹰犬的必然下场。后期的特务组织为设于塔弄三十六号的伪政治保卫局嘉兴站，杀人如麻，至今人们犹谈虎色变。汉奸之间争权夺利，矛盾百出。1941年7月，这个特务组织曾被徐朴诚部缴械，捕去特务多人。作恶多端的敌伪军警宪特还有：枪7153部队、枪2344部队、铁道警备队、浙西盐务中队、伪保安大队二中队、徐耀连特务组、曹金奎特务组等。日寇开始在嘉兴设有大民会，由朱尚文为会长。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传播汉奸思想。后来汪伪国民党、青年团、新国民运动协会等相继建立，充当日寇的政治工具。日寇还大力利用青帮活动，支持其统治。1939年春由汉奸张湘帆出面，建立“中国安清同盟会嘉兴分会”，由曾任清朝统领的封建余孽、徐朴诚部的参议赵廷玉任会长，网罗汉奸特务朱瑛、姚理会、徐福生等为骨干，大摆香堂，广收门徒，扩大势力，帮日本人作恶。同时借机大打秋风，敲诈钱财。这些汉奸、特务，借婚丧、生子、作寿、节日等各种名义，发帖子收礼敛财，大事搜括。普通老百姓为了安全，不得不忍痛应付，甚至被迫拜老头子以求自保。日伪为了聚敛军费、毒害中国人，还大开烟馆、赌台和妓院。日军出售烟土，唆使坏人开设鸦片烟馆，城内到处分布，称之为“宏济善堂”，“谈话所”，公开提倡吸毒。北门、张家弄均设有公开的赌场，赌风猖獗，许多人倾家荡产，连楞严寺的方丈也因赌输而自杀。妓院称为“花香楼”、“逍遥宫”、“安乐宫”，伤风败俗，道德

沦丧。当时有民谣说“昭和十三年，开门赌铜钿，大家吃乌烟，敲诈抢铜钿，”反映了日寇铁蹄下嘉兴的社会现象。抗战后期汪伪因与日寇分赃有矛盾，伪青少团唆使青年捣毁烟馆。后来双方妥协，烟馆照常开张，改名为戒烟所，真是无耻之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统治，发动“清乡”，嘉兴成为受害地区。1942年春，日伪以嘉兴为中心，开始太湖地区第二期“清乡”。3月间，成立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清乡委员会，以伪专员张鹏声为主任，委员有金寄寰、凌剑鸣、张孔昭等。调动日伪军扫荡嘉兴、嘉善、平湖一带的抗日力量。城乡之间设封锁线，铁路、航道旁修筑竹篱笆，设关布哨，趁机掠夺物资，危害老百姓。嘉兴、嘉善两县曾一度合并，成立两嘉特区公署。塘汇一带划归江苏管辖清乡，一时造成抗日活动的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嘉兴城的地位在日伪看来也显得更为重要。伪国府主席、汉奸头子汪精卫于5月间来嘉兴巡视清乡，城内外警戒森严，屋顶均有便衣放哨。汪逆住在中和街红卍字会内（今建设小学分部），群奸向其献旗朝拜。乌烟瘴气，演出了一幕丑剧。

日寇在嘉兴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宣传中日同文同种，提携亲善。每个学校都设有日语课程，企图以此消蚀中国人的民族意志。敌伪破坏中华民族文物古迹更是不遗余力。精严寺内两座精美珍贵的唐代经幢被日寇破坏；南堰白苎桥旁有明代抗倭的炮台，被日寇拆去修筑碉堡。嘉兴图书馆八千卷珍贵古书藏在濮院镇，被汉奸知悉，劫掠而去。许多世家（如沈氏海日楼）珍藏的古书古画、文物古玩或被劫掠，或散失无踪，或被当成废物毁掉，或在大火中烟飞灰灭。历史

悠久的嘉兴府署（今西大营）、府学（今市府）都被毁成废墟。瓶山上旧有八咏亭建筑，颇为著名，被伪军十三师拆除变卖掉。风景胜地南湖烟雨楼被日寇占用为华中铁道食堂（即旅馆），中国人不准进出，成为日寇头目寻欢作乐之所。每年农历6月24日，假惺惺地表示中日亲善，免费放中国人入游，去的人也寥寥。日寇对庙宇宗教活动也不放过，嘉兴精严寺住有日和尚一名，利用宗教进行侵略。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力提倡迷信活动，在农历6月24日从韭溪道院中抬出一座雷祖菩萨木像出巡赛会，用以愚弄群众，转移反抗的斗志。他们还从北方引进一贯道，在嘉兴发展势力。嘉兴银星电影院为日人侵占，成为日产，大放敌伪电影。对于人民的生命健康，敌伪视如草菅。福音医院（今第二医院）被占用为清乡委员会会址，停止应诊。另外，日敌在高家湾一带征地百亩，建造医疗单位（抗战胜利后成为肺病疗养院，今为武警医院），传说本打算在该处试验细菌武器。

日寇对嘉兴的经济侵略更是重点。仅从1940年嘉兴日寇当局所编印的资料看，日本平民在嘉兴的有一百余人，掌握着各行各业。开有古物店两所，钟表店一所，剧院一所（东和剧院），饮食店四所，冷饮店两所，贸易店一所，杂货店四所，建筑公司一所，照相馆一所，货物批发公司五所，新闻杂志商三家，食品公司三所，旅馆两所，经济掠夺，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日本平民设有居留民会，会址在大落北（建国路耶稣堂内）。小小的一个嘉兴也设有“帝国领事馆”。至于重要工厂和产业更是日军直接统制的对象。当时有华中蚕丝会社，有日本“从业员三十人”；三岛制纸会社，日本“从业员四十人”；镜纺会社，日本“从业员五十人”，铁

道会社，有日人三百人，其他还有华中水电会社、华中电报会社、日本通用会社、内河汽轮会社。另据群众回忆：日寇经济侵略单位还有台湾银行、三菱洋行、久保洋行、大丸洋行、阿部洋行、华兴洋行、德威洋行、太湖洋行、丰隆洋行以及华中运输公司等单位，工、商、交通等一切重要行业无不被其夺取。嘉兴仅有的三家大工厂：民丰纸厂、杉青闸丝厂、纬成公司均被霸占。杉青闸丝厂改为华中蚕丝会社，该会社发放盒子蚕种、收购蚕茧，并占用大片土地，从角里街东木桥延至今武警医院，种植桑树，致使当地农民破产，又使大批蚕种场倒闭歇业。

米粮采购商同业公会，是由日伪嘉兴米统会沈师石负责，下设双桥、王江泾、新丰、王店、新塍等八个区。这个组织专在嘉兴县属各区搜刮军米，装运至上海，以供日寇部队，而军米商则从中舞弊，投机倒把，掠夺农民，趁机大发国难财。

白木实业公司，专营日用品、卷烟、布匹和土特产。当时在大火之后，永瑞、兴纶华、义昌福三家绸布店，经一年多的拼命挣扎，才勉强重新开店。但正春和绸布店被日方强行占有，挂牌为“土桥部队物资交换所”，后更名为白木实业公司，强行推销日货，成为日寇在嘉兴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单位。

日寇还以发行军用票、储备票、伪钞诸手段，强迫人民使用，来掠夺嘉兴的财富。在储备钞票上，当时有嘉兴人发现其上有“狼心狗肺”四字的花纹，真是大快人心。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寇军事物资极其缺乏，便对沦陷区大肆搜刮，强迫人民献铜献铁，供其军用。直到快投降

时，还把苏嘉铁路的铁轨全部撤去，制造武器。该路从此废弃。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嘉兴虽是日军的军事重地，戒备森严，但中国人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过。抗战初期日伪北大街警察总局枪支，夜间被游击队全部缴去。1940年初春，日伪县长沈瀚卿被游击队员荀三兆刺杀于西埏桥堍，其子同车，亦同时毙命。1941年12月某日清晨，城南郊新庙桥被游击队炸毁，一辆日军货车被炸，随车人员二十多名被炸死。1944年5月18日，一游击队员在城南击毙日敌广户勘藏。日宪兵队密探朱顺昌在一天晚上被游击队员击毙于丁家桥堍。敌特务卫毛头一天夜半亦被杀死于张家弄口。似此事例，八年沦陷中时有发生，日寇虽戒严捉人，严加镇压也不能制止。

1945年8月15日，嘉兴居民已得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全城沸腾，爆竹之声，夜以继日。此时国民党嘉兴县政府已从嘉兴南乡推进到南堰街办公。日本驻嘉侵略军还没有接到投降的命令，仍守在小盐仓桥，作为和国民党县政府的交界处。其后中日双方接洽，移交事务在南湖烟雨楼进行。

1945年9月9日，国民党嘉兴县县长王梓良和县党政军人员于上午九时，由南堰还城，县城重归中国政府管辖。

日寇在金山咀、白沙湾一带登陆情况

平湖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从此日寇侵华的战火从华北延烧到江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寇挑起“八·一三”事变，其目的先占领上海，后攻取南京，妄图迫使国民党军不能援兵华北，威逼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从而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江南局势突告紧急，靠近上海的金山、平湖等县就面临国防前线。为了加强防御，抗击日寇从海上入侵，国民党在金、平沿海一带驻以重兵，先后有62师、63师驻防，这两师调防后，由57师接防，并有炮二、炮四两个炮兵团协同防守。据全塘乡新华村老农江福昌回忆说：“那时村前村后家家户户都住满军队”。

当时沿海地区抓紧构筑防御工事，苏浙边区主任公署在1937年春就布置杭州湾沿海各县。平湖县各乡镇当时被征派的壮丁有几万人，承担国防工程的建筑达数月之久。从沿海的乍浦起至白沙湾、金丝娘桥一线筑起钢筋混凝土掩体数百座，在掩体附近还筑有战壕。在塘堤外面从水口至金山咀挖了一条长达二十余公里、宽十多公尺、深四公尺左右的“海河”，还利用挖起的土方在沿河北岸垒起一道泥城，工程十分浩大。在建筑国防工程中，广大农民被征派壮丁和田地上农

作物被毁等所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但为了抗日均无怨声。就在“八·一三”事变的这月底，平湖县由国民党平湖县长洪季川、县党部常务委员杨造时、地方绅士陈廉斋、徐眉轩、干凯军等组成平湖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募捐、慰劳、医疗、担架、运输、侦查等工作队、团，动员全县群众投入抗战，人民群众纷纷参加。九月初，平湖县政府在沿海各乡镇布置成立海防哨，由当地民众自卫队配合驻军，每夜在海滩上放站“跟潮连环哨”，一经发现敌情，立即逐个传呼，把消息很快传送到防守指挥部。

九、十月间，金丝娘桥、白沙湾海防哨首先发现金山咀海面敌舰游戈窥伺（敌舰点用肉眼能看见），随后出海渔民又传来金山咀外海熊山岛有数艘敌舰停泊，并有大批木排等物，战争形势日趋紧张。

十一月初，57师奉命移防，及至四日（农历十月初二）傍晚，守军已大批东移，仅剩一个连及炮三连部分士兵留守。就在原守军东移，新的接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日寇乘虚而入。十一月五日（农历十月初三）凌晨，敌人趁迷漫大雾，由原任台湾军司令柳川平助指挥，集结舰艇八十多艘，载运第六、十八、第一一四3个师团的兵力组成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江浙交界处的金山咀和白沙湾一线，用登陆艇、汽艇、木排等工具分四路同时蜂拥登陆。

金丝娘桥乡公所海防哨一发现日寇登陆，该哨事务员朱希文等十多人即在迷雾中开枪抵御，在作战中全部牺牲（抗日时期浙江省政府发文朱希文定为抗日烈士）。

驻在白沙湾对面街的守军闻讯后，立即奔赴东司城布阵抵抗。因司城高约七米，待日寇进入射程以内，他们居高临

下，机抢、步骈齐发，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此时，在大营头驻守的两个排士兵和驻在全公亭海天寺附近的炮三连部分士兵也投入战斗。他们人数虽少，却骁勇非凡，凭借海塘高地，向敌人发起猛烈狙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横尸沙滩，伤亡惨重。但这三支守军已受敌包围，虽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力竭而壮烈牺牲。紧接着，从乍浦方向开来63师的一连支援部队，在大营头与敌人遭遇，日寇除了用地面部队包抄围攻外，还出动飞机轰炸扫射。这支部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寇，以一当十英勇杀敌，战斗坚持到第二天晚上，但因得不到援军，势单力薄，全部为国捐躯。

在这反登陆入侵战斗中，日寇遭到重大伤亡。据目睹者全塘乡钱塘江村张福来、史补生和海洋渔业大队潘来祥、潘连法等忆述：“这一仗打死的日本鬼子真是木佬佬，尸体多数被拖上舰艇，但有不少就地火化或土埋，后因饿狗拖尸啃食，我们发现白沙湾娘娘庙东面和海天寺附近都埋有日尸，在海边被打死的日本战马成片随着潮水的涨落余来飘去”。

日寇连续三天登陆，估计有三万多人。登陆后在飞机掩护下分两路进犯，一路向东直驱上海，一路向北沿金丝娘桥、衙前、新仓、吕巷、金山至淞江、嘉兴，采取大包围战术，从铁路沿线进攻重要城市，所以平湖县城乃在11月18日始被日军侵占。

日寇铁蹄所至，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沿海金丝娘桥、白沙湾、全公亭、大小营头一带房屋尽被日军焚毁，计有三千多幢。沿海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逃跑的，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日寇枪杀，当时暴露在路上的尸体数十具，一时无人收理，有的

小孩被日寇吊在树上刺死，其惨状令人发指。在大头浜（现在白沙湾招呼站西北）约有村民五十人惨遭集体抢杀。白沙湾三八渔村六十七岁的蔡三和老人回忆说：“日寇登陆时，大头浜一次被杀无辜村民几十人。我父亲被拉夫到小昆山，七十五岁的祖父因病在家躲了七天，被日寇发现后与同村的蔡照根、蔡五姑、王三珍、王阿大等病弱老人，用绳索串在一起，用叉戳、刺，死在纪家浜。我自己背着生病的弟弟，冒着敌人的枪弹和头顶飞机，朝廊下方向逃难，才免遭屠杀。但弟弟因颠沛、饥饿，得不到医治，不久也病死了”。金桥村的傅慧生一家九口被杀七人，仅白沙湾全公亭沿海一带被屠杀的百姓就有五百多人，遭受躏辱的妇女达二百余人。

平湖城里人闻讯日寇登陆，凡是有家眷在海边的均奔去找寻亲人。提供材料的徐以尊，当时（1937年上半年他在平湖乍浦区大小营头小营小学任校长，暑假期间兼任大小营头海防哨文书，同年十月调平湖县抗敌后援工作）也陪同何汝躏同去东乡，寻找其妻儿，沿途看到被敌机扫射投弹死伤的有十多人，伤者无法治疗，死者无人收埋。行至赵家桥，周家圩一带时，只见从海边涌来避难的人群，阻塞路途，不能前进。听熟识者相告，日军登陆时，见房屋便烧，见人就杀，有的父母被杀，孩子惨叫不息，有的丈夫被害，妻子痛不欲生，有的妻儿被杀，丈夫悲痛欲绝，敌寇血腥的罪行，人民睚眦难的情景，真是罄竹难书。

国民党平湖县长邱远雄上任不到50天，日寇登陆，他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既不去组织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抵抗和维持社会秩序，也不去引导群众做好转移撤退工作，径自率领亲信人员逃之夭夭。到11月13日晚，国民党平湖县党政机关

人员全部撤去，有的沿沪杭公路西去杭州转后方，有的在海宁乘海船南渡去余姚、绍兴等地。这时平湖城里很少人烟，均避难于四乡，11月18日日寇攻占平湖县城，嗣后平湖陷入敌手，人民惨遭蹂躏。但历史是最公正的，一切侵略者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经过我国人民长虹贯日、烽火燎天的八年抗战，最后日本侵略者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记我一二八师嘉善阻击战

嘉善政协文史委员会

嘉善火车站往东方向的里泽乡南桥村一带，沿着沪杭铁路和公路两侧的田野中，现在仍有一些钢筋水泥碉堡散留在那里。这些碉堡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国民党当局按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耗资百万元，由陆军六十六师等部队与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建造的，即当时的所谓“中国马奇诺防线”的一部分。建造后的下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一二八师曾调防在这里，抗御日寇的侵略，英勇奋战了七天七夜。对这场战役，我国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的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在他的散文选集中作过这样的记载：“淞沪之战展开，有个新编一二八师，……调守嘉善……。当时报载，战争过于激烈，守军来不及和参谋联络人员接头，打开那些钢筋水泥的门，即加入战斗。……本意固守三天，却守了足足五天。全师大部官兵都牺牲于敌人优势日夜不断炮火中，下级干部几乎全体完事，团营长正副半死半伤，……，而死去的全是那小小县城中和我同长大的年青人。”

对于这一史实，虽然事隔仅四十八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已濒临湮没。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我们收到了湖南省凤凰县政协根据现在尚健在的一二八师师部副官唐国钧，营长陆戎轩、连长张士林的回忆整理的史料。同时，我们专程到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翻阅了一九三七年《申报》战场

新闻，走访了里泽乡南桥、南星村，凤桐乡庄港村、联丰村的老人，进行座谈了解，基本上搞清了国民党一二八师在嘉善狙击日寇七天七夜的史实，挖掘出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史料。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紧接着淞沪战役开始，日本侵略军妄图一举迅速占领上海，阴谋未能得逞，便于十一月五日拂晓，用三个师团（第6、18、114师团）编成第十军二十余万人，在杭州湾金山咀、全公亭登陆。当日占领金丝娘桥、新仓等地，接着兵分二路，一路沿沪杭线东犯包围上海，另一路直扑浙江门户——嘉善，企图隔嘉善，攻嘉兴，直取苏州，切断青浦至昆山一线的我军后路，进而达到取杭州，会师南京的侵略目的。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在杭州的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命令驻防在宁波的一二八师所属的三八二、三八四旅，开赴嘉善，狙击日寇。任务是：坚守嘉善四天，赢得时间，保证淞沪战场我军的撤退。一二八师的官兵绝大部分是湖南省凤凰县的苗族兄弟，强悍善战。师长顾家齐在接到命令后，迅速集合部队，连夜出发，不顾敌机对沪宁铁路的轰炸，日夜兼程，奔赴嘉善。十一月八日（农历十月初六日），一二八师先头部队二百多人，率先抵达嘉善县枫泾镇（现属上海市金山县）附近的枫围乡北旺泾村和黄马港村以南的田野中，以半圆形散开，利用地形，每人挖一个半人深的坑，作为掩蔽体，密切注意金山卫方向，监视日寇的动情。就在这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日寇骑兵冲锋队来侵袭枫泾镇，当进入我方阵地火力范围时，一二八师先头部队的官兵们，集中火力，猛烈开火，日寇以猝不及防，不支而退。日寇与当场被击毙三十余名，战马四匹。